



詩註疏卷八

人之二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

欲攝政之意也。鷓鴣上尺之反下吁橋反鷓鴣也。遺唯季反木亦作胎此從尚書本。

也。鷓鴣四章章五句至鷓鴣焉。正義曰此鷓鴣也。毛以為武王既崩。

周公攝政。秦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

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有弑心，蓋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誅管蔡之意，以貽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庸公之屬，宣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庸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堂故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未，知至之意。○正義曰：全滕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屬，宣與知居攝政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堂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鴞也鄭注為避以居東為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政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始為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云二子不可殺我聞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為誅管蔡則非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為魯魯我之不歸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為貽悅王心當訓貽為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歸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尊之節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能毀我室墮取墜之故也寧云二子不可以毀我

室云重言鳴鴉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

室猶巢也鳴鴉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

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

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

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

踰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

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請

公此之由然○鷓乃丁反郭音鷓鷓音次鷓鷓似黃

泰鷓亦又作鷓如恩斯勒斯鷓子之閔斯德恩愛鷓

任反鷓在笑反

稽閱病也稚子成王也云鳴鷓之意殷勤於此稚

子當哀閱之此取鳴鷓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

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閱之○書由六反徐

居六反一云責

也鳴鷓其意如何手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率言此子

無能雷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

攻堅故也以典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言管蔡

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

-5 235 45 925" data-label="Text">

修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  
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其惜此二子但為我  
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為成  
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為之詩言鳴鷓之意如何  
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  
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

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穉之干未取我子之時其鷓鴣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衰閱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族王成王亦宜哀閱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為辭耳閣下斯字從傳皆為贅耳○鷓鴣至周室○正義曰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一名鷓鴣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系飛曰鷓鴣陸疏云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鉤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幾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武曰巧婦或曰女所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柔飛或謂之磯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鷓鴣之意唯寧云此子無能需此子以毀我室此鷓鴣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為管亦作故云寧云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時殺管叔叔故言寧云二子○**○**重言至由然○正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

竟武王之喪期前後三年喪喪服也成土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師全騰云罪人斯得是也此詩無罪謂之罪人者全騰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典為取象鷓鴣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全騰於名之曰鷓鴣之下云王亦未敢請公是有請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請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全騰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思親故未敢是欲請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請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諮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為害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請公既悟自當喜悅冀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無所誅殺構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有所誅不殺其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室已

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于孫土地斯不然矣按鄭注  
金勝云傳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  
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  
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新實欲  
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  
過也○**恩愛至成于**○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  
恩為愛釋言云鶩雅也郭璞曰鶩一作鶩是鶩為雅  
也閑病釋詁文言鶩于之病則謂鶩鶩作亂病此鶩  
于故知鶩于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  
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為惜○**鴟**  
鴟鴞至閑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與恩之言假  
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和于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  
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  
臣愛惜土地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  
鴞于者借雅于也則雅于謂巢下之民金勝注云  
鴟于斤成王斤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斤王也 **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迨**及徹刺也桑

**土桑柎也** **云**綢繆言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

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

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 **○**迨音待徐又救改反

**今女下** **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 **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 **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

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

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恚於 **○**迨天

子○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

時刻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  
公先王亦世修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故此  
大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

我則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諱之。鄭以為鷓鴣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割彼桑根以纏綿其隴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鷓鴣以勸勞之故借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我哉。毀我巢室手不欲見其毀損意欲志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下意何得絕其官位奪我土地手不欲見其絕奪意欲志怒之言。鷓鴣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鷓鴣欲志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下勿得誅絕之也。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微即剝脫之義故為剝也。取彼桑土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上剝取其皮故知桑上即桑根也。王肅云鷓鴣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隴以與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且毛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為與王肅下注云今者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天下民敢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周室傳意武然。我至至絕奪。正義曰箋以

此為諸臣謗請故亦為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以欲志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志怒者。鷓鴣之志怒喻先臣之志怒耳。非志怒王也。予手拮据予所持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拮据機榻也。茶萑茗也。租為瘡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云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

堅人不得取其子。拮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徒蓄勗。六反。本亦作畜。租子胡反。又作租如字。韓詩云積也。瘁本又作屠音徒。機京劇反。本作機。俱音反。說文云持也。萑音九茗音條。難及且反。曰予未有室家。謂我未有室家。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予手至室家。毛以為鷓鴣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拮据其草予所持者是茶之草。其室巢所用者皆予

之所蓄為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  
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  
毀之患我先王為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  
之人輕侮雅子得寡王室乃為言曰我此雅子未有  
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謀殺也○鄭以為為賜鴉手  
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之故人不取其子假有  
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  
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  
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鄭又言已所以勤勞為此室  
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為此是以今其惜之喻  
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為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  
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其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  
得奪其官位土地也○鄭結語言之難○正義曰說  
文云楸持楸樹謂以手爪樹持草也七月傳云蘆為  
蘆此言崔茗謂蘆之恭德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  
然則茅蘆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但訓始也物  
之初始必有為之故云租為也瘠病釋詁文選言予  
口卒瘠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證予手

枯無言予手所將茶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  
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又未  
見故又言予口卒瘠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瘠謂  
盡病若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也○鄭謂我未有  
為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鄭謂我未有  
室家○正義曰傳以曰者猶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  
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雅子未有室  
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我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  
之意也曰者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  
肅云我為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雅子  
易我室家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  
脩敝也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已勞苦其  
字或作雉同在消反脩素彫反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搖予維音嘒嘒  
翹翹危也嘒嘒懼也云巢之翹

毛詩疏 卷八之三 七 殷古





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

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於是周公志

伸美而詳之音洛說音悅下同騰徒登反別彼到

反伸音身東山四章章十二句至東山乎正義曰

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且征歸之

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

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

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

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

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贏等物令人憂思是其

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

思望經說洒掃穹室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

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

言倉庚于飛說其成昏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

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食

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問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

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問其

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

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

三年之文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

言不序章首四句以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

說之序其情而問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

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

意未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

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象辭文古之舊語此東

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正義曰成王至詳之

啓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毛詩疏

卷八之三

及古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三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芥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不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于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祖東山惇惇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惇**惇言久

**也**言惇貌

云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

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惇**惇徒

**吐**乃反濛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歸**公族有辟公親素

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

云我在東山常曰

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偽**子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士**事枚微也

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

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

善用兵者不陳

○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

於口爲繒結於項中無行

蝟蝟者蝟烝在桑野

蝟蝟貌烝蟲也烝寘也

云蝟蝟烝然特行久矣烝

毛詩疏

卷之三

及

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蛸鳥玄反

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穴下  
真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  
同按陳宗奔齊以國為氏而史  
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敦都**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敦都

**○敦都**我徂至車下○毛以為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方之時道上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  
久不得歸歸又遇雨是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

請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  
母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懸見父

母之痛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  
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

也○毛言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  
也○毛言無戰陳實其勞苦蛸蛸然者桑中之蛸也

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

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閔念之

定本云勿士行放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

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

士思家而悲餘同○此四至尤苦正義曰此篇

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

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

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亦不同故

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公族至之

喪○正義曰義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言公

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  
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  
掌用野之官縣而縊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為言於  
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倫為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為位  
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  
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已心自悲先師  
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我往至

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已意  
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存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由  
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  
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  
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絲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  
長○**○**枚微○正義曰及微者其猶微細也大司馬  
陳大問之禮教戰法去遠數節故而進注云枚如箸  
也○**○**勿猶至不陳○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  
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  
行陣衛校之事言後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若  
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二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  
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  
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  
彼異蓋鄭以義言之○**○**蝓蝓至烝寘○正義曰釋  
蟲云蝓鳥蝓燮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蝓韓  
子云蝓似蝓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寘釋言文彼作

塵○**○**蠲至塵同○正義曰蠲在桑野是其常處實  
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  
故下箋云試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  
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為久而傳  
話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  
寘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我徂東山**  
**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  
**威在室**蠪蛸在戶叮噓鹿場熠燿宵行  
**○**果臝括樓  
也伊威委黍也蠪蛸長踦也叮噓鹿迹也熠燿燐也

燐螢火也  
**○**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

力果反施羊鼓反伊威並如字或誘加虫者後人增  
耳室本武作堂誤也蠪音蕭說文作蠪音夙蛸所交  
反郭音蕭叮他與反武他頂反字又作叮音同噓本  
又作噓他短反字又作噓熠以執反熠以照反括吉

活反沈委音於為反委黍風婦也木或並作蟲邊跨  
起宜反今詩義長跨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  
居綺反綺洛刃反字又作綺螢  
惠丁反令力呈反思息嗣反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伊** 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棟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

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

螢火○正義曰釋草云果麻之實梧樓李迥曰梧樓

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梧樓葉如瓜

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

是也伊威委黍蠅蚘長蚘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

黍蠅蚘名長跨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跨

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

璣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墮底土

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蠅蚘長跨一名長脚荆州河內

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

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

塲是於地之處故知可唾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

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燿也又解燿燿云燿

螢火也釋蟲云螢入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乘有

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不

言螢火為燿淮南子云久血為燿詩檝云謂兵死之

血為鬼火然則燿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贊

大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燿下

為得也天陰流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

云宵行然燿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並非祖

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燿非也

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

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

**垤** 垤蠓塚也將陰雨州穴

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

窮室寒洒灑掃拚也窮室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後逮

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韓本又作霍古玩反

所寄反婦素報反蠆木亦作蠆又作蠆魚婦反好呼報反拚音問反有教瓜苦烝在栗

薪○教猶專專也烝烝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云

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

瓜之繫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

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徒丹

反沈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溼力菊反栗新也

專徒端反下同綴張衡反藪廬逼反又自覓反說文

云瓜中實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毛以

說歸士之情文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

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繫甚苦

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繫又苦以喻君子繫屬

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

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所苦已久

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

之是也鄭以烝為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

○蟬蟬也此蟲穴處葦土為塚以避溼鶴鳥鳴於其上

故知蟬是蟬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

知之是蟬避溼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

喙自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至

見人披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

背龜一名早裙又尼其粟一傍為池舍水滿之取魚

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矣

○教猶至又苦○正義曰教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

為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折薪是也。○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一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為學訓之為久折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衆故說之云云若烝衆烝同故得借衆為裂不是字。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誤故不云說也。

**其濛** 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 ○為千偽

反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

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

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 ○樂音洛下同之子于歸皇駁其

馬 黃白曰皇駁白曰駮 云之子于歸謂始嫁時

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 ○駮取那角反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縞** 婦人之緯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

儀也 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

喻丁寧之多 ○禕許韋反衿繫佩帶其鳩反帨始銳反其新孔嘉其舊如

之何 言久長之道也 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

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序** 倉庚至之何 ○毛以為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

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與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

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縞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



末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  
好不知在後當悉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  
以倉庚為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之時而是于往歸嫁其新禮燕謂本初日其新來之  
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  
序其自東來歸未期哀之時言已戲樂之餘同○  
倉庚至樂之○正義曰鄭以仲春為昏月月令仲春  
倉庚以序云乘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  
為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  
以秋冬為昏此義必異於鄭官以倉庚為與王肅云  
倉庚不翼鮮明以喻嫁者之感飾是也然則不言及  
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  
黃白至  
曰駁○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駮赤色名曰駁也黃  
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駮白之義按  
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駮白曰駮謂馬  
色有駮處有白處舍人言駮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  
謂赤色也○  
納婦至多儀○正義曰釋器云婦人  
之謂謂之納納婦也孫炎曰禕悅巾也郭璞曰即今

之香綬也禕邪支絡帶繫於體因名為禕綬繫也此  
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  
其納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禕  
為悅巾夫之也母戒女禮施禕結悅士昏禮文波注  
云悅佩巾也不解禕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禕  
綬注云禕猶結也婦人有禕綬示有繫屬也然則  
禕謂綬也禕先不在身故言施悅則先以佩說故結  
之而已傳引結悅證此結納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禕  
為悅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  
禕總皆佩容臭郭以總為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  
接昏禮言結納則禕當是悅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  
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載從  
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女嫁至之多○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禕結悅曰勉之敬之  
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  
曰敬恭絜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怠是戒之申之之  
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

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贊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言**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嘉**善至戲之。○**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為新來時其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其辭謂我箋文重諒其詞樂善以申報之也。○**言**言久長之道。○**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為新來時其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 毛詩國風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四國者惡

其流言毀周公也。○**反**注同。○**破**斧三章章六句。○**正**義曰

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

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在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國**惡四國者周公。○**正**義曰按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

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

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隋參曰斧斨斨民之用也禮義

國家之用也云四國流言既被毀伐周公又損傷

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鉞斧也隋徒禾反何湯果反

孔形狹而大也登曲答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四國管蔡商奄

也皇巨也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

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將大也

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其大也既破我

毛以為斧斨若牛民之所用以喻禮樂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

是廢其家州其人豈為大罪以喻明王之台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不得誅故周公於是

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正誅其四國之君正足四國之民正為四國之民被誅作亂周公不以為罪

而正之此周公哀於我民入其德亦其大故美之也難以為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二者

是為大罪以與兩國流亡既破我之斨又缺我之斨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除同

斨斨參至之期也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斨四國破毀禮義故主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

斨孫毓云猶耳斨斨言毀壞其斨正耳然則維言我斨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

斨他破斨斨不類而去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

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武然也。四國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

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爲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箋又轉爲正。周公至而已。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各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放故踐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籍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既破我斧又缺我錡。琴屬曰與序不同書傳非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錡。琴屬曰錡。錡巨宜反字或作奇音。周公東征四國是訛。訛化也。訛五戈。反又作訛。哀我人斯亦孔之嘉。云嘉善也。琴屬曰錡。正義曰此與下傳六木屬曰錡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訛化也。正義曰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釋言 既破我斧又缺我錫 木屬曰錫 又音蚪 韓詩

云蔽馬也一解 周公東征四國是道 追固也 云

道敬也 遂左着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休美也

○休去 故篇因也 亦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 箋以

為之不交 故易之 警語云 道敬聚也 彼道作聿音義

###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 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成土既

得雷雨大風之變 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

管蔡之言 不知周公之聖德 疑於王迎之禮 是以

刺之 刺古何反 刺直 伐柯二章章四句 至不

者美周公也 毛以為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

在東土已作鴟鳴之後 未得雷風之前 羣臣皆知

周公成就周道之志 而成王猶未知之 故周大

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 卽經二章皆刺

成王不知周公之辭 鄭以薦周公避居東都三年

之秋 得雷風之後 啓奎際之前 下意猶悟 欲迎周

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 周公之志 故周大夫作

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之不知也 經二章皆言下當以禮 既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 成王主刺之 正其行 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 若存雷氣之前 則上亦未悟 若有所刺 當刺於王 何以獨刺朝廷 若啓奎際之後 則羣臣盡悟 無所可刺 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變 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 所以刺之也 論語云 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 達於朝廷 皆斥君朝 謂之朝廷 則知此言朝廷 亦是成王之朝 所刺必有其人 故知

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  
不注序推鷓鴣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位  
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  
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  
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  
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  
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  
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  
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  
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  
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幽風是以略言刺  
朝廷薄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  
在作鷓鴣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鷓鴣之時周  
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  
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  
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  
王不知毛  
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

云能克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

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  
○柄彼  
病反  
取妻

如何匪媒不得  
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

不安  
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

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七喻反本  
伐柯至不得○毛以為柯者為家之器

亦作娶  
用禮者治國之所用言欲伐柯以為家  
用當如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為家

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為家  
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其  
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與治國

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  
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柯王不知周公  
而不任之也。鄭以為徒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  
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  
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  
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入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  
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使周公之意者先往  
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  
刺朝廷之不知也。○**○**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  
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闕頭斧也柯其柄也  
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  
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  
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  
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  
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  
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  
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

唯周公手是喻周公能執禮也。○**○**克能至先往。○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報之予謂得見周  
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  
喻使賢者先往也。○**○**媒所至不安。○正義曰傳以  
下文遺豆有踐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  
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為與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  
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  
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  
**○**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  
勸迎周公而以媒為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  
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惠成王之未攝耳  
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  
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敵  
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為此說者以  
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  
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  
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速  
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公有疑須相曉喻也。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

**傳**

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

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

**箋**

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

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

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我觀之乎邊豆

有踐

**傳**

踐行列貌

**箋**

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

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觀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郎

**傳**

伐柯至有踐○毛

反饗王戀反樂音洛說身悅

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

此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

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顯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

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

已不須遠求能近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

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邊豆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

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備舉言其邊豆有列見禮法大

有也○鄭以為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是以

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

知之之言衆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

公當以饗燕之饌邊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

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為遠。○踐行列貌。正義曰以邊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為行列貌。毛以為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邊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為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邊豆是行禮之器言邊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後邊豆行禮之物也。魯意或然。○覲見至說之。正義曰覲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邊豆是令王以此邊豆與周公饗燕。

###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罭本亦作或于通。

反。○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

由成王或於流言不悅則公所為周公且土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政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爾朝廷。律律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諸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首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之魚鱗魴。○與也九罭纒罟小魚之網也鱗魴大

魚也。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鱗魴之魚言取物各

毛詩疏 卷八之三 八

有器也與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體

○ 鱗才損反流

又音撰魴音房矐子弄反又于公反字又作總吾音古今江南呼矐吾為百囊網也

我觀之子

袞衣繡裳

○ 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

○ 云王迎

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 袞古本反六冕之第章也畫為九章天子

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

○ 九畫至繡裳。毛以字或作卷音同卷卷冕反

同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

迎之手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見

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為設九畫之綱

得身助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

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

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

曰纓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鱗魴樊光引此詩郭璞

曰鱗似鯽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為鰓陸璣注云

鱗似鯽而細細於鯽亦眼然則百囊之綱非小綱而

言得小魚之器者以其纓促綱自能得小魚不謂綱

身小也喻今鱗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

罟客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

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典下上小則不

宜久傳舉人傳意或然。○ 設九至其禮。○ 正義曰

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意喻耳

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

避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也

鴻飛遵渚

○ 鴻不宜循渚也

○ 云鴻大鳥也不宜與

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

邑失其所也

○鳧音符鷖鳥今反又作鷖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

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

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鴻飛

至信處也毛以鴻音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非其宜其何以不迎之手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也鄭以爲鴻者夫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其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宿於此故喻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與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也

鴻不宜循渚

正義曰言不宜留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也爲喻亦同但以爲避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

○周公至曰信。正義曰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所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也

信也是信得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以公西歸是東人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鴻飛遵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宿猶處也

**得復位**不復。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復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是以有衮衣兮無

**以我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也。云是以東都也。

東都之人欲周公歸之爲君，故云是以有衮衣謂成

王所齋來衮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衮衣命留之無

**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

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是以至心悲兮。毛以

以衮衣身之此章言王有衮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

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

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

成事臣念周公而心悲兮。知以爲此是東都之人

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王令齋來願

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

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無與公歸之道。

正義曰：周公在東都必待王迎，乃歸旅王未肯迎之

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是以至

西歸。正義曰：箋以爲王欲迎周公而擊臣，或有不

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

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爲東都之人欲留周公

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

詩經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及古

相涉而誤耳

定本無西字

九罭四句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

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守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

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狼跋者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木反字或

作拔同王功乎况况又太平音泰下大師太平同愆

起然 **疏** 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正義曰作狼

反。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

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庶公

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

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

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

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

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怠

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

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

政成王之移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

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

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

言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其聖也序稱流

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 **○**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其連周

詩

卷之三

詩

**○**

不失其聖者聞流

**○**

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守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

**○**

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

作拔同王功乎况况又太平音泰下大師太平同愆

**○**

起然 **疏** 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正義曰作狼

**○**

反。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

**○**

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庶公

**○**

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

**○**

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

**○**

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

**○**

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

**○**

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怠

**○**

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

**○**

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

**○**

政成王之移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

**○**

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

**○**

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

**○**

言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其聖也序稱流

**○**

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 **○**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其連周

**○**

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

詩

卷之三

詩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守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

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狼跋者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木反字或

作拔同王功乎况况又太平音泰下大師太平同愆

起然 **疏** 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正義曰作狼

反。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

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庶公

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

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

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

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

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怠

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

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

政成王之移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

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

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

言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其聖也序稱流

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 **○**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其連周

詩

卷之三

詩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守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

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狼跋者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木反字或

作拔同王功乎况况又太平音泰下大師太平同愆

起然 **疏** 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正義曰作狼

反。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

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庶公

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

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

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

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

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怠

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

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

政成王之移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

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

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

言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其聖也序稱流

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 **○**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其連周

詩

卷之三

詩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守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

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狼跋者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木反字或

作拔同王功乎况况又太平音泰下大師太平同愆

起然 **疏** 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正義曰作狼

反。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

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庶公

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

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

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

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

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怠

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

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

政成王之移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

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

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

言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其聖也序稱流

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 **○**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其連周

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為進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 **傳** 與也跋蹠寔踰也老狼有胡進

則蹠其胡退則踰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傳**

云與者喻周公進則蹠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

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踰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

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傳** 意本又作是

反蹠力輒反踰其胡友又若 **公孫碩膚亦為凡凡** **傳**

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人膚美也亦為人君之

益履也凡凡紉貌 **傳** 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干

齊之孫孫之言係連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

王之位孫連辭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

為太師履赤舄凡凡然 **傳** 孫毛如守鄭音遜舄音昔

反 **傳** 根跋至凡凡。毛以為為狼之老者則頽下垂胡

然猶不失其猛也其胡卻退則踰其尾是進退有難

則四國流言進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

其聖德成王長大有美之德能履赤舄凡凡然盛服

公孫成王長大有美之德能履赤舄凡凡然盛服

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鄭以為為老狼進則蹠其胡

退則踰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

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留為太師進退有難能

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太

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在于朝為太師之

官履其赤舄其舄之飾凡凡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

毛詩疏

服也。○**躐**躐至其猛。○正義曰躐躐寔躐躐言文李逡曰躐前行曰躐躐卻類曰寔也說文云躐躐丁千反躐躐竹二反躐即寔也然則躐與寔皆是顛倒之類以躐躐者謂躐其胡而顛躐耳老狼有胡謂顛重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則躐其尾謂卻顛而倒於尾上也說胡言寔寔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寔代之下章到其文則躐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避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躐**典者至詰缺。○正義曰躐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躐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躐尾喻成王留之耳周公人臣以臣攝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躐**公孫至絢貌。○正義曰傳以雅爾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爾公之孫也頌大釋詩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履人掌上之服履為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亦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履也履人注云履履者著眼谷有履也履下曰舄單下曰履古之人言履以通於

履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絢絢純絢弁纁黑絢純純博寸注云絢之言拘以為行飛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總絢中絢也屨順裳也爵弁之履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纁次云凡凡絢貌謂馬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纁次屨色纁而絢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纁次馬色赤則絢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佚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躐**周公至凡凡然。○正義曰躐以上言公歸皆是周公故以此公為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詞內諱齊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遂通譯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庶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西之為太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屨亦舄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

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狼寔其尾載

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不可疵瑕也 ○疵才 ○瑕過 ○正美曰瑕者玉之

以瑕為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正 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為無疵瑕也

###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三

###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 毛詩小雅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

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

毛詩小雅 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

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

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

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陸重故為

毛詩疏

卷九之一

及古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十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薨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上所居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

毛詩疏

卷九之二

及古

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太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于太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脩后稷之業公劉大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降而雅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緜棫樾思齊皇矣雲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早歲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成爲王

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  
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  
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緜也言文王之典  
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  
其人故次械櫜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  
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  
在械櫜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  
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  
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緜與早  
麓皇矣皆述太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  
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  
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  
文正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  
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  
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  
之詩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回而詩主相反者由  
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  
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諡則二篇成王

時作詩云文王既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  
武王既生思齊云文王之諡則皆文王崇後作之  
之後作也唯早麓不言諡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  
作也但經無諡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作其崩後不  
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諡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  
武王烝哉言其諡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  
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止義  
曰此又解小雅此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  
夷之患非有暇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眾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  
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  
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  
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  
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  
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  
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  
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往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

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  
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  
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  
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  
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  
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三篇之作又不  
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  
可以和睦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  
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  
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  
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芣遺戍役遣則  
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杖杜  
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事繼之以文王  
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  
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  
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  
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  
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

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旒法之事  
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  
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  
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  
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  
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  
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  
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  
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行稱上之前案  
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作事  
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杖杜役還而勞之出車經曰春  
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芣三篇  
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客有鄰  
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後遲傳曰  
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末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  
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  
或在采芣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

王之謂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  
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收祭之禮定是稱王之  
後無文王之論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  
檢文武大雅經句言文武之論多雜武王文王時作  
也小雅唯稱王後事言無其論者又所論多稱  
王以前之事如不先言為小雅後作為大雅者以六  
詩之作各有其體亦由政政而體體亦因政而異王  
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自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  
以作之先後為次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  
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稱有伐是夷之事而在大雅采  
薇亦伐是夷之事而在小雅稱云虞芮質厥成事在  
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  
小雅稱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  
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  
雅之體體以政與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  
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  
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疑其  
大波不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

言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  
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  
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  
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  
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  
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  
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  
是賢也即繇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  
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  
是也○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  
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  
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  
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  
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禘后  
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祭至  
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前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  
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  
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

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  
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  
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謚焉由庚既為  
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善善者莪從可知也  
故云下及善善者莪皆周公成王之詩也以前公  
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拉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  
不云自由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鄉所以不數亡者以  
毛公下由庚以就崇血若言自由由庚則不包南有嘉  
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自由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  
不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  
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  
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后稷  
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  
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  
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  
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  
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  
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

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  
又恐其怠慢故公劉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  
王初准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  
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  
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泰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  
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  
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  
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  
高大也南有嘉魚樂與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  
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  
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  
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  
有功故次淇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  
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所歌樂故  
次善善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  
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  
作也行葦云曾孫維王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  
養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政之

後也既醉言太平鳧鷖言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  
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  
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  
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泂泂酌泰阿同是召公之  
戒公劉云成王將游政則歌詩行華假樂之前也既  
醉景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也小雅之前也大雅  
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  
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自多自攝政之時不可定  
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  
云自鹿鳴至菁菁者義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  
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  
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義十篇是也則服虔  
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  
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  
鳧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  
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  
平澤及四海之事麥蕭既醉之章皆言太平之事安  
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

廣欽與文也平民相和天行葦會孫維才書傳  
既又皆謂周公之時會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  
矣學黍由庚本相連比下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  
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  
也不然上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  
之說遺詩之文先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  
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  
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紳○正  
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葦室文  
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楹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焉  
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  
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申侯曰昌受命發行詩且  
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此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  
十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他何  
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而  
饗賓武王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也  
二雅為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  
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  
詩流

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如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善次之而小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實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

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備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謂頌者其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武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邦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  
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  
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  
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  
相見之樂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  
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既使臣敢不拜既由此三  
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  
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  
王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  
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  
樂皆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  
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  
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  
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  
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  
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  
是也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

士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  
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五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  
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其合樂  
則在堂下放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  
在堂下放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  
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  
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  
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  
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  
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  
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  
如之以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  
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見言兩  
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  
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  
諸侯次國於小國皆是一等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  
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



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則亦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夫和而養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聖賢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燕與則以燕已羣臣為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者皆為上取據

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文王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凡為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以肆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則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

有上取者以此諸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  
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  
合鄉樂者禮經者逮下諸侯燕臣平合鄉樂爲下就  
明天子於諸侯合樂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  
之若歌大雅爲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  
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專用之差  
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爲別  
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  
四爲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  
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  
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也與國君別其等此上取  
以饗爲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尚禮字各  
賦曰土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  
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  
飲之而有幣酬卽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  
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土  
文自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  
有也欽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爲賓致饗於左

公與言侯燕于下是計侯於燕俱有也左傳  
曰穆叔曰晉侯燕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  
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  
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燕  
臣饗燕俱有也周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鄉其文則  
尊卑之禮殊倫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  
則其用樂也由其尊卑爲差不由饗燕爲異此饗燕之  
文互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郊國神間之  
賓歌是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  
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  
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  
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  
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  
自以尊卑爲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酬飲酒燕  
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疏者可以進取燕合  
鄉樂禮經者可以逮下似爲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  
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  
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鄉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

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  
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  
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  
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  
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始文子始注云借  
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  
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此又大射燕禮納賓  
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禮記卷之四與升歌合樂別  
也○此其若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  
著明實略其大校見在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  
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  
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  
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  
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  
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  
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

書謂之變雅集思各以其時亦而善惡過正之次也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  
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  
著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王詩  
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  
爲善則勸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  
爲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夫推言民勞  
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是亦推言何草不黃  
皆爲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玉璫謚  
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  
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  
之交兩無正小雅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  
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  
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云幽  
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桑柔  
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  
絲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  
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

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使申事焉王行暴虐國  
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衛商至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  
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再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  
國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  
彘周召二相行政流曰共相十四年厲王崩于彘如  
遷此言厲王情惡有漸也其三十四年蓋虐  
又三年而崩奔于彘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載尸  
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  
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  
可證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  
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  
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  
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  
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  
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

無淪胥以敗小宛謗王無黍爾所生皆教王爲善以  
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  
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  
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勞若故先民勞  
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缺故次板蕩王  
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爲惡  
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下人專  
恣惡莫甚焉故以爲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  
安定故次兩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  
命之將去論怨嗟小故爲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  
十月之交兩無正爲小故曰小旻此解解篇次之意  
也前檢小宛謂事在兩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  
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後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  
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進述  
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  
宣王卽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道風諸侯  
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  
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

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  
規諷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南諡云三  
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夫  
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  
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  
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七篇  
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  
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  
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祈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且  
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  
宗河水之等武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  
衰刺詩為常故宜多也前文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  
廢羌戎為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  
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  
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  
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  
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  
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為後而小

雅之次以制荆焉稱南莊交暨焉須出兵以匡中  
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芑之意又  
先采芑以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也此意又  
次車攻吉川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檉以田獵選  
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  
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  
言征伐事終亦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雁也  
然官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  
田獵之暇乎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  
詩不以事之先後為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未而德衰  
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敗  
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  
故次河水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其積深  
此河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  
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自駒也賢人既  
去則知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

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  
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年考室無羊考牧若  
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其也斯下說造立宮  
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  
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  
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  
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緡西夷  
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遷北言竟廢后去太  
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  
贖特即與緡石父比而謂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  
王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  
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  
王室始騷謠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  
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  
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印曰哲婦傾城褒  
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感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  
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  
以成之卓犖序云褒姒嫉妬小弁言太子之放逐自

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  
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感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  
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感之時八  
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印後召旻者武王  
數紂之罪云此難之農惟家之索而瞻印疾婦有長  
舌緡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月  
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闕天下無如召公之臣  
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善  
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  
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  
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  
不存于善惡多少也關雎序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  
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為二雅矣教  
士以盛隆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其  
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其  
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疎朗弘大體以  
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譏司馬遷凡良

史之才所生非罪及其刑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  
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  
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  
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議其形容其物宜作者之  
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遠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  
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  
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詩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  
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或採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  
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  
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  
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過  
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蕩  
云欲怨以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  
苦不以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感國百里其惡固當  
大於鼓詩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嗔也人

言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  
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  
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棣閔  
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  
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  
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  
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  
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  
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狂  
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  
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主之文王之詩因以見  
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  
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  
減親言為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  
之罪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  
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  
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之上是以  
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

文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屬於其間與之為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猶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諸詩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前則公謀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則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帶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譜則決定其為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鄭無別屬王曰有焉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

興之初師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不義不應改詩為由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得移改也毛說作詁訓判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簡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善善者救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甚焉既移文改其日義願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亂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刺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也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



夷之侵削今先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  
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脩  
雅之道以興中國見周舍於政典廢存於人也若  
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  
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  
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  
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  
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政矣明於其中  
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  
○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  
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其車  
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  
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  
故分其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  
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  
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  
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  
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商頌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  
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  
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  
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非孔子舊矣知以非者  
以南陵等六篇于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  
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中  
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  
六月之上則孔子十首南陵復為第二形弓為第三  
鴻雁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非山為第六桑扈為第  
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  
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  
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于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  
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  
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雁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  
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鴻雁偶  
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  
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詒訓篇篇之序毛所分置  
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

下非孔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其  
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咨者無紙皆用簡禮必不可  
數十之篇共為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為卷固當  
以十篇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  
枉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  
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卷則不滿  
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  
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議耳何者商  
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  
亦不合分况不滿十篇明無所用之於什也

云以不非其下之書則其長其下書矣  
其後視之則亦同也蓋卷之目是下下  
言限於首之目其下則亦以長其下  
不其下之目其下則亦以長其下

毛詩註疏卷第九 九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飲於醵反注同

房反篚音

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王義曰

匪侑音又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  
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  
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

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  
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爲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  
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  
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  
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  
亦爲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爲賓則賓唯一人而  
已而云羣臣皆爲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  
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餼  
羣臣皆打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  
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  
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  
矣故鄉飲酒宴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  
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  
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  
嘉賓不得不爲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爲羣臣明矣  
且序云盡心傳曰竭方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  
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  
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

饗食豈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變以訓  
恭儉非於臣子欣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敦和樂且  
耽此詩主於欣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  
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  
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  
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  
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飲之至侑幣。○  
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  
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  
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  
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  
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爲  
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  
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  
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  
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

酬幣致之明觀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  
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  
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  
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  
陽氣故饗祫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形  
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  
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為饗  
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  
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  
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  
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  
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  
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  
諸侯自相酬乃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  
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  
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  
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  
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備饋以

幣則天子酬諸侯以黼黻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  
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  
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  
幣燕禮亦富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  
不盡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鳴

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  
呼以成禮也 云苹蘋蕭也 呦音幽華音平萍本  
之蕪蕪音飄扶遙反懇苦很 又作萍薄丁反江東謂  
反樂音岳又音樂蘋音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

笙鼓簧承筐是將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

所以行幣帛也 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黃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古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傳**周至行道也

**注**云示當作賓

賓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德善也人有以德善我

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經賢是用

**○**好呼報反注同示

毛如字鄭作賓之跋反

**通**呦呦至周行○毛以為呦

行毛如字鄭胡郎反

**通**呦呦然為聲者乃是鹿鳴所

以為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草草言鹿既得草

草有德為誠實之心發于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

既有酒食亦有德為誠實之心發于中召其臣下而

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至既有德誠以召臣下臣下

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為之鼓其瑟而吹

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篴能成

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

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義以敬賓如是乃輪誠

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為異也

所以召臣燕食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

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

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

是與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饗食之○**鹿**得至成

禮也○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

情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為典

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

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懇誠以為喻言嘉

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

其賓客而為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

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

子也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為兩鹿相呼喻兩臣

相招為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

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

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故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

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草草以

為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

是君召臣明矣○**華**蕭蕭○正義曰釋草文郭璞

曰今積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

著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是也易傳者謂  
雅云萃萍其大者為蘋是木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  
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  
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上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  
○書曰篚厥玄黃。正義曰篚以篚篚得盛幣帛之  
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註引胤  
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胤征文鄭誤也。○  
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  
耳。○  
○周至行道。正義曰至肅述毛云謂羣臣嘉  
賓也夫飲食以饗之器筵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  
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  
○示當至  
是川。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  
如真之。河干之賓賓置也是示賓聲相近故誤為示  
也言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  
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  
賢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  
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

地又火東矣耳並有肅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  
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悅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  
同古者真示同讀故改從賓也自此篇聖賢世講  
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必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  
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僚  
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而其上下相  
副於義為長。○  
故易傳也。○  
○  
去刃反字林作莖同木。○  
或有作牡敵牡者皆非。○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

桃君子是則是做。○  
桃愉也是則是做言可法做也

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

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  
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做

言其賢也

○視音示恍他彫反微胡  
敦反倫他侯反又音踰

我有旨酒嘉賓

式燕以敖

○敦遊也

○敦有至以敦。正義曰言文

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  
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偷薄於  
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惟用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  
是法則之於是傲傲之嘉賓之賢知是故我有旨美  
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及遊也。○高蔭。○正  
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高謂蔭郭璞曰今  
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蔭陸機云蒿青蒿也荆  
蔭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蔭也本或云牡蔭者牡衍字  
牡蔭乃是蔭非蒿也與蔭義傳相涉而誤耳。○視  
古至甚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  
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  
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  
民不恍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示字而作  
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

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

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

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上昏禮曰視

諸矜輦注云示之以矜輦者皆証戒使識之也視乃

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矜輦亦宜作示

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

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為示是視非故辨之

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

世示人物為此示字因改視為示而非古之正文故

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

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

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於旅

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

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偷薄禮義偷音  
更說文酬為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  
民不偷薄是也定本作偷者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  
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  
倣也以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

毛詩疏

卷九之三

及古

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為至道至註詩後更為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為旅時詔吉也故為先王道德之音其實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我有嘉賓** 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 ○琴其今反說文云為也又其交反 我有旨 ○知樂音希注下皆同 淇都南反字又作醜

**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夫不音符

**鹿鳴三章章八句** ○本草曰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葉 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寶牛馬亦喜食之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文王為

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至

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 ○

牡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 所吏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 **四牡** 五章章

○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為西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上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耳令臣使反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欣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當也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 **駢駢** 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

毛詩疏



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

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騶芳非反倭本又

作委於危反遲韓詩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

者情思也○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盬音古

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

本乘四牡之馬騶駼然行而不止枉於岐周之道倭

遲然歷此長遠之路其疲勞矣使臣當此之時其言

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

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

知汝之如是也○騶駼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

使臣之辭明憇其勞苦故以騶駼為行不止之貌少

儀曰車馬之容騶駼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騶駼

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騶駼

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

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

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

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

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

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

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

毛詩疏

卷九之三

詩

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為歌文  
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此為文王之道無周公  
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眾  
以明上下。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為  
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  
情思情思即私思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啟處  
將父母是也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思非孝  
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  
苦工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  
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  
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  
無義云兩字又定本息思作私恩

**駱馬**

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

○嘽他丹反駱音洛端川竟反鬣  
本又作嘽力轉反本又作髦音毛

**豎不遑啟處**

豎暇啟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

乃行。跪求毀反郭巨凡反沈。臣受至乃行。○  
堪彼反舍音釋禰乃禮反。正義曰案聘禮云  
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  
注云告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乃行注引  
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  
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禰乃行又云遂  
受命拜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  
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  
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  
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  
引此者證不遑啟處言臣  
受命即行是不遑啟處也

**苞栩**

難夫不也。云夫不鳥之懸謹者人皆愛之

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榘木喻人雖無事其可

獲安乎感厲之。翻音篇難音佳本又作佳栩况甫  
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鳩同不方浮反

又如字字又作鴉同草木疏  
云夫不一名浮鷗慈起角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將養也。○養以尚反下  
注同一音如字

言翩翩然者雛之鳥也此鳥其性慈人皆愛之可

以不勞猶則飛而後也下始得集於苞樹之木言先

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

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各賜身遠亦先勞而後息

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與

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翩翩夫不

正義曰釋鳥云雛其夫不令人曰雛名其夫不李巡

曰夫不一名雛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

徒祝鳩雛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鴉鳩也。○

夫不至樹木。○正義曰言慈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

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慈謹

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

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翩翩者雛載飛載

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

止集于苞杞杞音起王事

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駸音計

母來諗諗念也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乎誠息婦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

君也人之息恒息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豈不至來諗○毛以為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

我豈不息婦乎我由汝誠有息婦是用作此詩之歌

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也

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

備。○**諄**念至不至。○正義曰：諄，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以尊愛為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諄**告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諄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諄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親為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為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為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思恆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

此詩之序，亦序使臣之勞，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諄不得不為告也。猶若子作歌，雜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為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為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

不辱命也。○使所吏反，注下，豈同不辱命。○**通**皇皇者華，

句至光華。○正義曰：華，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此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反。

驪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語訪善有為禮耳而弁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擊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若遣使臣主較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驪馳訪善故為此也序以言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之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詩聖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

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

易其色

云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

○煌音皇又音晃

征夫每懷靡及

馳馳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

懷和也

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意以

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濟則於

事將無所及

○馳所中反

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文王遣使也之辭言煌煌然

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言臣之出使當光華具君常不辱命於彼遠之與遠皆使光揚不以遠而易其志也汝馳馳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而馳及故當速行馳馳詩善也○皇皇猶煌煌也○正義曰東門之揚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為宜故猶之○每雖懷和○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既

以每為雖懷為和而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  
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  
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  
及是以驅馳而咨諫之○春秋至所及○正義曰  
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  
公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  
和當為私為和誤也鄭必當為私者魯語姜氏勸  
重耳之辭曰駘駘往夫每懷靡及及夜征行不違啓  
處猶懼不及况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  
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  
吾從之矣觀此首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為私  
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為懷私不得為和也鄭所  
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為義  
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為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  
每雖二字若每為雖縱使變和為私亦不得與毛同  
此說改傳和當為私下復解傳中和為中信為之  
於此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

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  
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駘駘  
為衆多征夫為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  
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  
所及言其將廢夫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便臣謂之  
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若遣使一人而已  
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介救之非一故言  
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  
開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救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  
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開命  
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敕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然民  
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  
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我馬維駒六轡如  
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濡** 云如濡言鮮澤也。○駒音俱恭侯反。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

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

是訪問求善道也

○咨本亦作諮詠子須反爾雅云謀也說文云聚謀也

**我馬**

至咨諫○正義曰此文王敬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奕所御六轡如汗物之被流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諫事焉。○忠信至為諫○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諫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家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諫咨事為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身當為事又曰事

當為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詠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為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常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為先

後耳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

言調忍也

○騏音其忍音刃 **載**

**馳載驅周爰咨謀**

咨事之難易為謀

○易以 **我馬**

**維駘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咨禮義所宜

為度

○沃鳥毒反沈又於縛反度待洛反注同

**我馬維網六轡既均**

陰

白雜毛曰駟均調也

○駟音因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親

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

於六德也

**云**

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諫也謀也

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

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詢音荀諮親為詢○德○正

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

傳之所據○中和至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

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諫

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為已之有故言雖

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

勅使臣云若毋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

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

為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

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

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為忠人言為信

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為中和鄭據成

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諫也謀也度也詢也

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

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

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退彼賢所

以得訪故亦為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

-5 225 45 915" data-label="Text">

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也幸昭云六德

毛詩疏

卷九之三

十五



也但毛傳質略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答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綽亦以為茲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為長編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和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上於是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

而歌之以親之

○常棣大詩反字林大內反召上照反為作于僞反

常棣八章

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三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其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族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聞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教天下之俗焉此序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為隱也此經八章上四句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末相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之親所以與之六章始說燕飫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其飫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燕飫卒章言室家

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周公至親  
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  
公闕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  
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  
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  
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上之時樂其宗族又使兄  
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  
親之。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  
侮則此詩目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  
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  
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  
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  
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因左  
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太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

之有誌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  
人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  
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  
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  
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  
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  
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  
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  
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  
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  
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  
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  
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  
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  
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  
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  
序子夏所爲親愛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  
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謂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矣或云此序于夏所作禮文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釋** 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

外發也韡韡光明也

**釋** 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

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

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

同

○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干反韡韡鬼反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棣音以支反又是兮反

案爾雅云常棣棣常棣棣作棣者亦不拊不音如字又芳澤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附前注同一云不亦方干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釋** 聞常棣之言爲今也

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釋** 常棣至兄弟。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

時意不辭釋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與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耶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輝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處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鄭以爲華下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常棣至光明。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

名棟郭璞曰今闕西有棟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棟異木故爾雅別釋郭猶郭郭者以華之狀直言郭郭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釋韓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雜文云彤管有煒文與彤連故云煒亦說王述之曰不釋言釋釋也以與兄弟能肉體外禦則強氣而存正氣也郭文承華下故發也。○承華主指同又正氣也郭文承華下故為承華曰郭也又古聲不指同不在郭下宜為郭足故知當作指指為郭是此以郭足比於郭華比於兄弟既承華文與指連則郭指同比第也言郭足得華之光明是第得見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釋釋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郭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象多為義末若取相承覆為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聞常棟之言為今。正義曰傳以凡今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棟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棟之言為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以次而為常棟之歌為來今是也。死喪之戚兄弟

**孔懷**

威畏懷息也

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

之親甚相思念

○怖音布反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原隰**

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

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哀中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之思至厚

念聲入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睦不

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

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 **齊令**在原兄弟

急難 **齊令**難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 **云**難渠水鳥而今在原

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

難。齊井孟反亦作卽又作蜀皆同令音零本亦作

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况茲永長也。云每有

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

嘆而已。况試作兄非也嘆吐丹。春令至永嘆。

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

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

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

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

漢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

相視也。傅春令至急難。正義曰春令。雁渠釋鳥

之也郭璞曰雀屬也陸幾云大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

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

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春令

飛則鳴也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

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

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存急難

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于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

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

也但春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同。○ 蒸之承反。填依字音。田與實同。又依古聲音。塵  
 亮反。○ 兄弟至無戎。○ 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  
 下同。○ 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閔。恨於牆內。若有  
 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  
 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  
 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與朋友也。云  
 良朋者。以人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  
 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  
 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與傳禦  
 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 閔。恨。○ 正義  
 曰。恨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恨毋求勝是也。 喪亂

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兄弟尚恩怡

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 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

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 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德然琢階角反

切切然。○ 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  
 交切。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各兄弟之多。以尚  
 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  
 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  
 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  
 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德德。兄弟怡怡。  
 注云。切切。勸說貌。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  
 節。當彼德德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德德。依論  
 語。則俗本誤。 儗爾遵豆飲酒之飲 儗陳飲私也不脫屨

升堂謂之飲 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則有飲禮焉聽朝為公 儗賓朋反飲於 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 九族會日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

毛 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屬者

以昭穆相次序

樂音洛下皆同。孺本亦作孺如其反。

**孺** 孺爾至也。孺正義曰上

章以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玉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邊豆為飲酒之飲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焉。為此飲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欣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圖** 飲私至之飲。正義曰飲私釋言文孫矣曰飲非公朝私飲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飲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飲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屣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屣明飲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飲。**圖** 私者至為公。正義曰此解飲為私之意也。以私在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飲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飲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服物是有房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飲禮也。周語曰王

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費則有餼烝又曰食以物物燕則合好則飲燕禮與序曰燕兄弟此禮也。非常議大疑乃有飲禮則飲大於燕燕亦非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飲禮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矣。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且以此詩飲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後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飲下二句為燕。飲與燕燕言兄弟及以相兼也。**圖** 諸屬至尚毛。正義曰所厭斥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儀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年齒為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尚尚燕則親親尚齒云。親是燕同。姓明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云好合至意合也。

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字結

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好呼報反。應對兄弟。既

翁和樂且湛。○翁如也。○作曉韓詩云樂之甚也。

妻子至且湛。○正義曰。上章於陳侯燕之禮。此又論

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則后與宗婦燕於

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微。王親

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如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

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無內和。妻子又九族

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王與至房中。

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

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

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自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

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

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說用幣。謂之宗婦。明

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

二年。謂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鼎

齊。謂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

名爲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自宗凡內女。之有

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魯其於大

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各謂內宗也。王與宗族

之禮。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

注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尚

有事族人者。天侍不辭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媒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

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與族人

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亦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

可知。察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

注。爲將餞去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

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曰。大宗已侍於賓。賓然後燕

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

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

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

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宗族人及族婦

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邊。宗婦執豆。是宗婦及族人

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亦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亦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亦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亦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亦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亦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



亦王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  
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宗直云庶羞  
蓋明二者俱微二者俱燕也故云祀至於兄弟之庶  
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  
以與燕飲於房中也而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  
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拜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  
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  
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  
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  
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而后燕及妻而連言子  
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  
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妻帑** 帑子也 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  
小 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 是究是圖竟其然乎  
為妻帑字今讀音拳也 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

宜爾至然乎。正義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  
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  
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  
見得傷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室危焉汝於  
是深息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  
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帑子。正義  
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  
伯歸其帑書曰子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卷九之二 三十一

